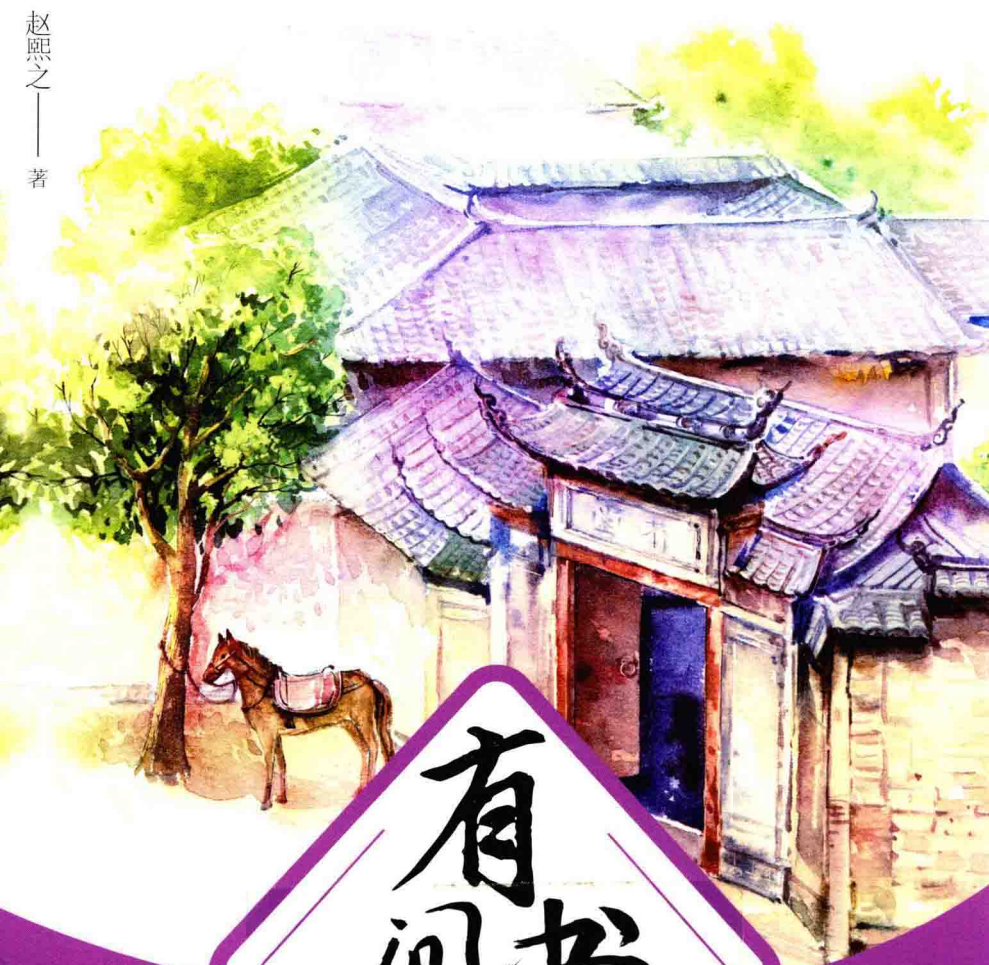


赵熙之——著



# 有间书坊

一部填补空白的古代书业  
竞争实录

冰山工作狂和傲娇大才子的  
高冷恋爱史

他认识她这么久，第一次看到她心甘情愿往后退一步，  
而不是不顾一切地一味进取。是好事。  
积蓄力量，才能走更远。有进有退，才是大智慧。

下

芥堂首席总编辑  
金牌女书商

VS

高智商低情商天才  
毒舌腹黑老师

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作品，原名《古代贵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 有间书坊

YOUJIAN  
SHUFANG

赵熙之——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间书坊 / 赵熙之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00-1667-5

I. ①有… II. ①赵…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8985号

## 有间书坊

赵熙之 著

---

|      |                        |
|------|------------------------|
| 出版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吴砚晨 袁 蓉                |
| 特约编辑 | 张才日                    |
| 封面绘图 | 三 乖                    |
| 版式设计 | 段文婷                    |
| 装帧设计 | 嫁衣工舍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70mm×970mm 1/16 印张 34 |
|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64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1667-5 |
| 定 价  | 59.80元(全二册)            |

---

赣版权登字 05-2016-8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p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     |
|---------|-----|
| 第一章斗诬告  | 001 |
| 第二章迷魂阵  | 019 |
| 第三章凶信到  | 033 |
| 第四章冬将远  | 049 |
| 第五章告擅镌  | 066 |
| 第六章近别离  | 085 |
| 第七章十年约  | 099 |
| 第八章遇命案  | 115 |
| 第九章觅踪源  | 135 |
| 第十章狭路间  | 153 |
| 第十一章相见欢 | 171 |
| 第十二章悄换日 | 189 |
| 第十三章要远行 | 207 |
| 第十四章解迷局 | 224 |
| 第十五章望早归 | 240 |
| 第十六章尘归尘 | 253 |
| 番外·常朝哥  | 264 |



## 第一章◎斗诬告

两人隔天就搬去了陈俨之前住的宅子。苏晔果然遣人来打扫过，就连花房里的植物也都移入了新盆，有些竟还蓬勃地生长着，前几日应当有人浇过水。

傍晚宋管事送书稿过来时，还顺手拎了两条肥青鱼和几块豆腐。常台笙看那两条鱼在木盆里活蹦乱跳，没忍心动手。陈俨却说吃与杀均是杀生，想吃还说不忍心杀的都是伪君子。

于是他拎着两条鱼去了井边，掏空内脏，摸索着将鱼鳞刮了个干干净净，径直就拎回了厨房。

常台笙见状，连忙卷了袖子上前帮忙，她好歹以前也下过厨，所以也没有怯场，何况还有陈俨站在一旁监督她加调料。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盐到底要放多少？”“你先放半勺子”“好像有些淡了”“给我尝一下”“够了够了，不要再加了，把豆腐放进去，锅盖盖上”，协同之下，鱼汤的香气终是缓慢地溢了出来。

“我闻着觉得差不多了，你看看。”

常台笙揭开锅盖，顿时香味四溢，竟引得陈俨也不自觉咽了口水。她往小碗里盛了一勺子汤，低头抿了一口。“应当可以了。”她抬头瞥他一眼，“想尝尝吗？”

“当然。”

常台笙忽然踮脚亲了上去。唇齿之间尚有鱼汤的味道，因少油所以甚至有一丝格外的清甜。

她手里还端着小碗，陈俨意识到她那只手悬在半空，怕她不小心翻了汤，竟伸手在半空中捉到她的手，然后将碗接了过来。

常台笙问得略含糊：“如何？”

“嗯……味道很好。”陈俨这话显然不是指这鱼汤的味道好，他握住她手臂低了头想要继续索吻，结果常台笙却挪开他的手转过身去，打开另一边的锅盖：“饭煮好了，坐下来吃吧。”

方才还突袭亲他，好像很有兴致的样子，一转头眼里却只有晚饭了。陈俨这一瞬忽觉得女人心比书难懂多了，完全揣摩不透。可这会儿他也只好乖乖坐下，等着常台笙将饭菜端上桌。

常台笙忙完便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给他盛了一碗鱼汤递过去：“喝的时候小心些，我不能保证汤里没有鱼刺。”

鱼汤端到面前，陈俨首先觉得气味很香，又想着这次做汤全程都在他督促下完成，于是满心期待地端起碗喝了一口。但事实证明，味觉不敏锐的人就算旁边站了个天才耐心指导，也只能做得勉强勉强，并不能用好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而对面的常台笙却一脸不挑剔地吃着，还不忘将挑了鱼刺的肉放到他碗里：“小心点吃。”她的细心与耐心足以称道，但如果她的味觉能敏锐些就更好了。

这顿饭常台笙吃得心满意足，毕竟是亲手做的，且还受到了“味道很好”这样的夸赞，这对于她而言是件难得的事，遂也值得高兴。

她匆忙收拾了碗筷便去了前边审稿，厚厚一沓书稿全是密密麻麻的字，需看得十分仔细。

她看了一会儿，隐隐觉着有些不大自在，虽然生了炭盆，但总觉得周身都凉飕飕的，环顾四周，竟只有墙角一只矮柜，显得十分空荡。

她本能地对这样的环境感到不安，遂将身上的毯子裹紧些，低了头继续审稿。这时陈俨轻手轻脚地拉开她前方的纸门，从隔壁屋子走过来，随后俯身将放在地上的被褥抱了进来。

常台笙闻声抬头：“你要在这儿睡觉吗？”

“炭筐里似乎没有炭了，现在只有这里的炭盆还烧着。”常台笙看一眼那炭盆，估计也烧不了多久。她正发愁时，陈俨却已是将褥子在茵草席上铺好，随后盖着被子睡下了。

此时夜已深，常台笙小心翻动书稿，生怕吵到他。一盏灯在手边亮着，火光微

跳，常台笙看久了难免觉得眼疼。

她将那份书稿审完时都已是三更天，站起来脚都是麻的。她回头看一眼已经睡着的陈俨，蹑手蹑脚出了门，在门口套上鞋子去伙房烧水。

等她洗漱完再悄悄折回来时，陈俨仍在酣睡。她将书稿收拾好，吹熄烛火，脱掉外袍，悄悄掀开被子一角躺了进去。

她小心翼翼地侧过身，刚闭上眼，身后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搭上来轻轻环住了她的腰。陈俨温暖的身体贴着她的后背，搭在她小腹处的手也是热乎乎的。

此时屋内的炭盆虽已熄了，但被窝里却很暖和，常台笙舒服得轻叹出声，稍稍蜷起腿，安安心心睡了。

这样的晚上她做了悠长又心平气和的梦，以至于早上睁眼时，也没有感到丝毫负担，反而有些轻快愉悦的情绪漫上心头。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看门口，只见小白调皮地扒开门，清冽又干净的光线窜进来，在蔺草席上铺了窄窄的一长条。

风很小，她躲在被子里并没有觉得冷。小白站在门口看看她，低头舔起爪子来，影子被拖得老长。常台笙轻轻合了一下眼，再睁开时见一朵华花郎从门缝里慢吞吞地飘了进来，忽停在她眼前。

这绒球比柳絮还要轻盈，像伞，借着风力到这儿，最终停在了她眼前。在晨光里，看起来分外可亲。

仍旧蜷在被窝里的常台笙在这一刻缩了缩肩，她竟觉察出几分岁月静好的味道。

她伸出手想抓住它，可这时后颈却感受到了唇瓣的温度。陈俨略低了头亲她的后颈与耳朵，环在她腰间的手亦是有些调皮。

常台笙觉得好痒，缩着肩头道：“早上尽量不要这样，时候不早了，该起来了。”

身后的人却没听见似的继续撩拨她，不过常台笙可是“铁血心肠”，不但没回应，反倒幽幽说着：“今天不想吃饭了吗？”

“不吃也可以……”陈俨“执迷不悟”，声音低低的，“难道昨晚焐得不够暖和吗？为何这里这般凉？我帮你焐热吧……”

常台笙当机立断地拿开他的手：“一日之计在于晨，你不打算起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吗？两册新书都卖得不错，但我认为可以卖得更好，你可以考虑去西湖书院讲学，我昨日已与山长说过了。”她顿了顿，“依你的本事应当不需要准备讲稿，若今日有空就今日过去如何？”

她说着已经坐了起来，陈俨欲求不满地瘪瘪嘴跟着坐起来：“有奖励吗？”

“润笔金多结一些给你。”

“真是奸商，我的钱就是你的啊，润笔金结给我到头来还是你的。”

“很高兴你有这个觉悟，所以为了多帮我赚些钱——”常台笙拖过一旁的衣服给他披上，自己亦站起来迅速穿衣服，接着道，“就请你多劳了。”

“那你今日去哪儿？”

常台笙低头系腰带：“今日沈晋桥到杭州，我要与他结上次的书账。”

陈俨听到沈晋桥这名字固然觉得有些不爽，但夫人是要去做正事，也不好耍赖拦着，遂只好老老实实起了床。

常台笙整理好自己，立即便转过身来给他系蒙眼缎带：“你先同我一起去芥堂吃早饭，之后再让管事送你去西湖书院。讲学时若有人讲闲话不要理就是了，那帮孩子……”

“就是欠揍，与他们打一架他们就不敢说了，真的。”陈俨一本正经说着，甚至觉得这个主意很有建设性。

常台笙不搭理他，伸手拉他起来，帮他束好头发，这才带他去洗漱。

刚到芥堂，陈俨便去了制版间去取东西，宋管事则走到常台笙面前紧张兮兮与她道：“东家，您书房的锁似乎被人动过了……”

常台笙语声平静地回问：“怎么了？”

宋管事皱眉道：“昨日分了鱼就各自回家了，没人留夜做事，只有门房在。但我今早过来一看，您书房的门锁锁得与平日里不一样。我就问门房昨晚可听到什么动静，门房却说没有。恐怕是有人从后边围墙潜进来了，也不知有没有丢什么！”他着急说完，常台笙已经大步往里去了。

她走到书房门口，看一眼那门锁，眉头皱得比宋管事还厉害。那是一把特制的长广锁，门上的穿孔也做了一排，她平日里锁的时候都会故意少穿一个，而这会儿，所有的孔都穿得好好的。

那人开锁前一定没有注意到她故意少扣的那个孔，故而在离开时非常顺手地就将所有孔都插上了。

宋管事在一旁紧张地抬头看看她，常台笙自袖袋里摸出钥匙，一脸镇定地打开了门锁，打开门贸一看，房里似乎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常台笙从每个柜子前一一看过，最后到书桌前坐下来，低头看了一眼小屉，打开锁，见里面厚厚一叠契书都还在，却让她更加不安了。

这屋子里除了这些契书以外，没有什么是不能丢的，却有人半夜悄悄潜进芥堂打开她的书房，什么都没有拿就走了。



当真什么都没有拿？常台笙右眼跳得非常厉害，不好的预感顿时浮上心头。

桌子上的蜡烛燃了一截，地上则有烛油印子，这说明对方曾经举着烛台蹲在这书桌后寻找过东西。她再次看了一眼那小屉，将那一叠契书全拿出来一份份翻过，可她还没来得及查点结束，门房便跑了来，道：“东家，沈公子到了。”

怎么挑这个时候到？常台笙将契书重新放进小屉并锁好，起身往外去，走之前自然也不忘将门给锁上。

宋管事一路跟着她，常台笙淡定嘱咐他，等陈俨吃过早饭便送他去西湖书院，不要将此事告诉他。

宋管事连忙点头应下。

堂间仍是一派忙碌景象，陈俨刚从制版间出来便撞上沈晋桥，沈晋桥看一眼他的蒙眼缎带，再越过他看向从内廊走出来的常台笙，脸上笑容稍稍敛了敛。

沈晋桥依旧一副儒雅书商的打扮，耐心站在原地等着常台笙走过来，也不出声。这时常台笙走到陈俨身旁，轻声嘱咐道：“你先去吃饭，之后宋管事会让人送你到西湖书院，一切小心。”

她话音刚落，宋管事连忙上前领着陈俨往芥堂伙房去。常台笙这才走到了沈晋桥面前，打了声招呼：“沈堂主这么早？”

沈晋桥抿唇淡笑：“上回听黄为安说芥堂附近有好吃的馆子，遂饿着肚子来想让你请个客，不知你吃早饭了没有？”

“正好没有。”常台笙虽知道沈晋桥不是那么单纯只想吃顿饭的人，但毕竟因书市欠了他个大人情，请他吃个早饭也实在不算什么。

馆子不远，且这时候堂间十分忙，楼上雅间更是没空位。靠门口的位置倒是空的，只是冷些，常台笙请他入座，客气地说了声：“若提前说声就好了，也不至于坐这个地方将就。”

“无妨无妨。”沈晋桥说着便喊伙计过来，边点菜边道，“前阵子还能看到黄为安耀武扬威的样子，没料过了年就再见不到他了。”上回李崧说黄为安可能活不过年，如今看来是定在年后处决了。

他接着道：“刑部衙门也不知怎么竟如此高效了，死刑的案子这么快就能批下来，也没见有人下来复审。”他喝了口茶，“你上次损失掉的那些书，黄为安也赔你了吗？”

“没有。”常台笙回得有些冷淡。

“赔款有可能被杨友心吞了。”沈晋桥又抿一口茶，蹙了一边眉道，“左右你身边那位也是衙门里的人，不如让他帮着问一问到底怎么处理的，不是说苏州那位年轻知府还是他学生吗？”

“嗯，知道了。”

沈晋桥见她今日情绪似乎不大好，略略猜了几种可能，便问：“陈公子的眼睛如何变成这样了？”

“暂且还不知道。”常台笙拿起杯子又放下，“还在找大夫。”

“凭陈尚书的人脉，应当很快能找到合适的大夫，你实在不必为此忧愁。不过京城才是名医聚集之地，他倒不如跟着陈尚书回京去了，为何还留在杭州？”

“他如今是我夫君，自然与我在一处。”常台笙说得坦荡自然，也不想多说。她没必要跟一个只有业务往来的人交流彼此情绪与心事。

沈晋桥瞧出她的戒防，仍是笑笑。此时吃食陆陆续续上了桌，常台笙低头慢慢吃着，沈晋桥微微抬眼恰看到她吃东西的样子。眉头微锁似有心事，睫毛细长温婉漂亮，顺着挺直的鼻梁往下则是嫣红的唇。他的目光一路移到她紧紧压着的领口，白皙的脖子只露出来一小段，隐隐约约可见红痕。

一向表现得像个君子的沈晋桥此时却不由自主地喉结轻滚。恰这时，常台笙忽抬了头，道：“你继续吃，书账我过会儿结给你，我有急事先回去一趟。”她说罢就起了身，甚至连主动付账这回事都给忘了。她几乎是跑着回了芥堂，飞快地打开书房的门，飞快地开了小屉的锁将契书全部拿出来往后翻。

契书虽有不同类别，可全是按照时间先后编排，她吃饭时陡然想起来似乎有一份近期的契书没有翻到，遂立刻回来确认。她还寄希望于当时存放时不小心放在了后面，可她一口气翻到最后一份契书，却独独没有看到那一份从苏州带回来的契书。

常台笙放下那沓契书，目光仔细扫过周围，最终停在小屉内的一个记号上。那记号是用刻刀勾出的三角，最后一笔略露头，十分挑衅。

她看到那记号忽皱了下眉，沉默着坐回椅子上，将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预想了一遍，随后想起请沈晋桥吃饭的钱还未结，遂又起了身，重新回馆子，没料刚到门口，迎面便撞上了已经吃完的沈晋桥。

沈晋桥见她匆匆忙忙走又这般快地回来，笑说：“我已结过账了，故而今日这顿不算数，欠着的下次记得补上。”

“实在抱歉。”常台笙略表歉意，淡声回他，“我过会儿兴许要出去，若方便，不妨现在就将书账结清吧。”

沈晋桥看得出她眉目里藏事，也没多问，答应下来，跟着她回芥堂结书账。常台笙亲自与他算完，让账房支了钱给他，随后将收条递给他。沈晋桥则取了随身带的印信盖好，将收条递还给她。

沈晋桥知道她生性谨慎，比起交情，常台笙更相信的一定是白纸黑字的凭证。

真是个好习惯。

从账房出来，沈晋桥忽想起什么，说道：“对了，那时到我那里卖版子的，你竟将他的版子都收了？”

沈晋桥那天虽听府上门房说常台笙与那落魄书商在门口聊了许久，却以为她应当也不会买，可没过多久市面上便有印了芥堂崇园牌记的《学塾记》，因借着芥堂的名号，且又被士林内一些人相继推荐，这部书虽贵，却卖得出人意料的好。

沈晋桥亦买了一部回来翻阅，不得不承认这书稿质量的确上乘，题材构思皆是新奇，他也不得不暗赞常台笙的眼光独特，竟没有错失这样一部难得佳作。

常台笙草草回了他一句，随后送他往外走。沈晋桥又道：“不过听说那书商最近病入膏肓了。”

常台笙轻蹙了蹙眉，她回想起上次见那书商的情形，当时那书商脸色的确很差劲，她原以为他是因为书版子卖不出去愁的，没想是因为病了。

沈晋桥又道：“听说儿子不成器，做生意总是赔，债越堆越高。恐怕也是因此太着急，身体才落到这田地。”

他这样说着，常台笙却略低着头，似乎在思忖什么。沈晋桥忽打住这话题，停下来问她：“你今日为何总是这样心不在焉？”

常台笙抬头看他一眼，还没来得及回他，忽听得前堂传来一阵喧闹声。

常台笙连忙往前边去，沈晋桥紧随其后，到了堂间，竟瞧见了杭州府衙的官差。那官差头子看到常台笙，咳嗽一声，还略微有些客气：“常堂主，要请你到衙门里去一趟了。”

这年头身为良民谁也不想没事往衙门跑，沈晋桥偏头略忧虑地看常台笙一眼，常台笙脸上表情却是十分平静。她道：“能问问是何事吗？”

那官差回她：“有个苏州书商到杭州府衙递了状子，状告常堂主拖欠书版金，故而常堂主恐怕得去一趟，与他对个清楚。”

常台笙听他讲完，不急不忙问：“书商的名字可是叫朱宝坤？”

官差回：“递诉状的是他儿子朱玉。”

旁边的沈晋桥听得微愣，方才他还与常台笙说起刻印《学塾记》这部书的书商，这会儿就听得官差与常台笙在说有关这书商的官司，且看常台笙这反应，似是早猜到一般，全然不慌。

他知道常台笙即便精明也不该是那种平白拿人版子的人，又怎会拖欠书版金？那朱家的儿子必定是生意上欠债太多，看父亲将这么多书版子卖了，又见《学塾记》如今卖得这样好，生了鬼心思前来诬告，想要讹常台笙一笔钱。

可常台笙又岂是吃素的？她是个只要有金钱往来就会留下凭证的人，收条契书等等，必定一应俱全。

沈晋桥遂开口与官差道：“官爷莫急，这案子似是有些误会，稍等一会儿。”他随即小声问常台笙：“买这么多书版子，你也付了好几百两银子，必定留了凭证吧？带上凭证去衙门走一趟，这事也就算完了。依我看朱家那儿子只是……”

常台笙抬眼看他：“我知道。”

沈晋桥立即止住了话。然常台笙却没有往后面去取契书一类的东西，倒是直接跟着官差走了。

常台笙的确是有凭证的，那时她赶着去码头订舱位，将取书版支付钱银这事全权交给了陈俨。没料陈俨平日里看起来虽对钱物无甚概念，可关键时候还很靠谱地帮她拟了契书，连同收条都一并附在了最后，盖好印信甚至还让朱宝坤按了手印。

然而昨晚书房来过贼，那契书凭证便没有了。

如此巧合，其中必然存了奸计。

沈晋桥见常台笙就这般走了，有些担心，遂也去了杭州府衙。年底将近，衙门反倒是很清闲，知府大人前阵子碍于陈懋在杭州，除了拍他马屁，还表现得很是勤勉，陈懋这一走，又恢复了悠闲样子，将近中午这才升堂审案。

常台笙随官差进了公堂，见到了等候多时的朱玉。人也不过才二十岁，穿一身灰袄子，脸上戾气有些重，不大像行商的人，与他那位看起来瘦弱的父亲看起来并不是很像。

两造对父母官行完礼，知府大人让朱玉念讼词。这讼词写得有些花哨，不像是讼师所写，倒有点像塾师的手笔。常台笙站在一旁静静听着，待朱玉念完，常台笙目光从他脸上轻轻扫过，朱玉竟有些别扭地转过了脸。

至此常台笙心里有了几分底，她甚至敢笃定这个年轻人只是这局中一颗棋子，而并非主谋。

知府显然将这案子看得很简单，且他知道书业这行乃暴利，对于常台笙而言，赔个近千两银子应当不成问题，他遂问常台笙朱玉所陈是否属实。

常台笙给了个否定的回答，随后看向朱玉：“我认为朱公子恐是有所误会，当日购令尊书版时，钱货均已结清，不存在拖欠一说。朱公子当真与令尊确认过此事情委吗？”

朱玉将手揣进袖子里，回驳道：“我父亲如今重病在床无药医，这阵子更是连

意识也不清楚了。他如何变成这模样的？不正是因为枉信了常堂主？他病中时时念叨，说常堂主那时称行李随船沉了，故而没有足够的银两支付这书版钱，并允诺只要书版子一到杭州，便立即将账结清。可常堂主却迟迟拖着不给，我父亲当时已无积蓄又背着外债，一时急得病倒，这一倒下去竟没起得来。”

常台笙只看着他，没接话，等着他继续说。

知府大人听着，这会儿拿过手边一盏茶慢慢喝了一口，看向朱玉，似乎觉得小伙子说得不错，也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朱玉遂又面向知府，恭恭敬敬道：“草民父亲这边病重，可常堂主转头就将原本属于草民家的千块书版子换了牌记当成自家的来印，不仅在书市上大捞了一笔，且还赚得好口碑。不知情人的全以为是芥堂所刻，可分明是草民父亲及刻工的心血。常堂主此举之虚伪与冷血，实在是令人不齿。而草民如今只是想讨回这书版金，请知府大人明鉴，救草民父亲一命。”

知府听完，看一眼常台笙：“你说书版金早已结清，朱玉却一口咬定他父亲是因为你拖欠书版金而一病不起。既然两造各执一词，那就以凭证说话吧。”

他又问常台笙：“你可有朱家收了书版金的凭据？”

那边朱玉听闻知府开始问凭据之事，陡然挺直了身子。

常台笙留意到他这变化，回知府：“当日不仅有收款凭据，更有约定好的文书，说的是版子离手后不论如何使用皆由芥堂来定，再与朱家无任何干系。”她顿了顿，又看向朱玉：“朱公子没有见过令尊手上那份契书吗？一式两份，白纸黑字红印信，清清楚楚。”

朱玉说：“谁见过？这本就没有的东西我如何可能见过？常堂主口说无凭，若坚持有这样的凭证，那拿出来看一看便是了！”

常台笙这会儿自然拿不出来，但她倒也没急，只对知府道：“出门时有些急，遂也未想到要带着，不妨改日……”

“改日是什么时候？”朱玉生怕夜长梦多，竟着急地打断了她，连称呼也变得直接，“你是想着一拖再拖，最后等我爹死了就不给钱了吗？”

“朱公子。”常台笙心平气和，“站在这公堂上是要将事情讲清楚，比谁嗓门大脾气躁没有意义。令尊卧病在床的确不幸，但你如此歪曲事实也实在令人心寒。我想令尊若知道你当下所为，恐怕会更伤心。”

她稍停了停，又与知府道：“芥堂所有凭据契书，皆由草民夫君代为保管。但他今日去了西湖书院讲学，这会儿并不在府中，若要拿到那凭据，需等草民夫君回府之后才可以。故恳请知府大人改日再审。”

这知府平日里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但他从来都是当笑话。什么陈尚书家的公

子与芥堂堂主已经成婚之类，这如何可能？堂堂尚书之子如何会娶一书商？！传闻如此荒谬，只有无知小民才信。更何况他就从未听陈尚书提过自家公子要娶亲这等事，要此事是真的，他还不得早就送礼了？

朱玉没料她会说这话，忙道：“知府大人明察，常堂主这必定是拖延时间的借口。家父重病在床，实在是急等着用钱，拖不起的。”

知府遂对常台笙道：“不如这样，既然你夫君去了西湖书院讲学，那就让官差去西湖书院找他，让他将契书拿来就是。左右讲学这等事，也是早一日晚一日都没甚要紧的，而人家父亲却已经病人膏肓，不好再拖了。”他刚说完，便命身边官差速去西湖书院找常台笙正在集会堂讲学的那位夫君，连反驳的机会都没给常台笙。

官差得令就立即出去了，常台笙并没有表现得太焦虑，一来她知道陈俨实在聪明，即便没有提前与他通过气，他也该知道如何敷衍官差，不至于实话实说；二来她也想好了其他说辞，总之只要拖过今日，她就完全有时间解决这件事。

这会儿朱玉还在公堂上倒苦水，等人送凭证来这期间实在无聊得很，知府也乐意听他讲讲悲惨故事以打发时间。

而一直在观战的沈晋桥见状不妙，赶在那几位官差前面抄近路去了西湖书院。他认为常台笙方才说凭证都由夫君代为保管只是一时着急的借口，遂打算去同陈俨知会一声，也免得他在官差面前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今日西湖书院集会堂又是满满一屋子人，这次陈俨比上回客气得多，且因他如今成了个瞎子，那些原本嫉妒他的人，心中也因此得到一些平衡，故而从讲学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人故意找碴儿。

沈晋桥急匆匆赶到时，陈俨还未讲完。山长这时就站在集会堂窗外，沈晋桥上前点头行礼，同山长讲明了来意，山长却道：“让他先讲完吧。”

他沈晋桥能等，但官差马上就到了，于是沈晋桥与山长再三强调了事情之严重，山长这才从前门走进来，低声向陈俨转告了此事。

底下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个个面面相觑，陈俨却也只回了山长一声知道了。待山长出了门，他继续讲方才未完的课，可才说了十来句，官差就到了集会堂。

官差不认得他，不过既然是奉命到西湖书院集会堂来找讲学的人，遂也没有客气，直接就从前门进去了。

底下学生见杭州府衙的官差如此突然地闯进来，一时间忍不住交头接耳，陈俨虽看不见，但他此时侧过身，道：“有事吗？”

官差道：“知府大人正在审一桩案子，我等奉命前来取凭证。”

“知道了。”陈俨语气淡淡，又重新转回身，继续讲课。

官差见他不过是个瞎子，且又如此“藐视”官家威严，语气都不善起来：“你娘子如今牵涉其中，你速带我们去取回那凭证，不要拖延时间，若确无凭证，则要问你娘子罪的！”

这语气让人听着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命案，可也不过就是一桩钱物纠纷。陈俨很讨厌地方官差狗仗人势的样子，遂冷淡回道：“让我讲完。”

官差不耐烦，上前就要将他拽出去，底下陡然乱了套，已有好事的学生冲上来阻止官差的粗暴行径。陈俨站直了理理衣服，道：“我为官十一年，如今从五品，杭州知府见了我都要行礼，你是脑子缺根筋吗？”

旁边立即有学生应声附和，官差们吓了一大跳，回过神来连忙跪下来磕头：“小的们错了，小的们错了……”

“站到外面去等。”

几个官差连滚带爬夺门而出，陈俨则让那学生下去，将方才被打断的部分接着讲完，这才拎过桌上书匣，说了声再会出了门。

前前后后也不过一刻钟的事，官差若肯耐心地多等一会儿，也不至于落到在外罚站的地步。

陈俨走到那几个官差面前：“今日天气不错，不如在这里晒晒太阳到天黑吧。”

他话音刚落，集会堂内忽冲出来一个学生，手里拿了本厚厚的书，双手递给他：“学生前几日在书肆里买到一本以先生名义写的书，也是公案集子，但内容粗劣一看就是伪作，先生一定不要放过他。”

“当然。”陈俨将书拿过来收进书匣，转身就走。沈晋桥这时跟上去，与他将案子细节说了，到书院门口时，甚至问他到底有无那凭据。

陈俨在马车前站定：“沈公子特意赶来知会我很感谢，你关心常台笙我不反对，但徒劳无功的感觉很差劲，希望你尽量不要去体会。”

他说完就上了马车。西湖书院离杭州府衙并不远，马车跑快一些，也不过一刻钟就到了。陈俨从容下了马车，进公堂时，还在悠哉悠哉喝着茶、听朱玉倒苦水的杭州知府吓了一跳。

知府自然是见过陈俨的，虽然次数极少，但此时也一眼就认了出来。他来做什么？

外人也许以为陈俨已拜表辞官，可他却知道陈俨尚有官职在身，品级还比他高那么一些。知府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上前迎他，拱手谄笑：“哎呀，陈大人。”

“坐回去吧。”听得知府谄媚的声音就在跟前，陈俨示意他回到位置上去，又

走了两步，最终在常台笙身旁停了下来。

知府见官差没回来，自然不会认为陈俨便是常台笙夫君，遂小心翼翼开口问他莅临公堂有何指教。

陈俨道：“听闻有人诬告芥堂堂主是吗？”

“是是，啊不是，是有人状告……”知府看看朱玉，“正是这位朱玉公子。”

常台笙这时拿过陈俨手中书匣，暗暗捏了捏他的小拇指示意他不要担心也不要多说话。可他侧过身，对朱玉道：“可否麻烦朱公子再读一遍讼词。”

朱玉见他是个瞎子，不以为意地拿出状纸又读了一遍。

陈俨忍着没对这花哨又煽情的讼词发表评价，却是说道：“这是事实吗？”

朱玉朗声回：“那是当然！诉状岂容虚言妄语？”

“捏造事实欺瞒官府是重罪，朱公子既然非要挖坑往里跳，谁也救不了你。”

陈俨语声里有隐约的傲慢：“朱公子方才所陈，除了令尊如今病重这一条以外，全是捏造。当日我与常堂主借苏家五百两，苏府夫人管事账房皆可做证，故而不存在‘常台笙当日所携钱银不够’一说；其次，与令尊进行钱货交易的是我，宝元钱庄掌柜伙计皆可做证，讼词称常台笙亲自前往取版子亦是罔顾事实的捏造；最后——”

陈俨忽然转头面向拎着书匣的常台笙：“书匣最底下有册《顾仲评集》。”

常台笙不明所以，低头打开他书匣，最底下果然压着一本手抄的《顾仲评集》，她将那册书取出来递给陈俨。

陈俨拿着那本册子走到朱玉面前，朱玉不知这个瞎子要做什么，竟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陈俨比他高半个头，走得近了难免有些居高临下的气势。他后半句话迟迟不说，忽低头从那册书里取出一张纸来：“我如今瞎了不能看，师爷能过来一趟吗？”

站在知府椅子旁的师爷连忙跑了过去。陈俨将纸递给他：“劳烦师爷读一读。”

师爷遂将那纸打开，清了清嗓子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将立契人的名字亦是跟着念了，末了转过身去，很是激动地与知府大人道：“大人大人，白纸黑字红印信，还按了手印，这便是朱宝坤已收了书版金的物证啊！”

朱玉整个人都愣了，他父亲留着的那份分明已经毁了，而常台笙手里那份昨晚也被偷来烧了，这是哪一出？！他回过神忙去抢师爷手里那份契书，嚷道：“必定



是作假！作假！”

“嚷嚷有用的话，世上就没有正义了。”陈俨偏过头同师爷道，“留好他的诉状，将来给他定罪的时候必成铁证。粗算算，诬告诽谤，啊……还让我与常堂主都误了工，定了罪记得让他赔钱给我们，哦不，给常堂主就好了。”

陈俨转头就要回到常台笙身边，此时却被朱玉紧拽住了衣服。陈俨生平最讨厌除常台笙以外的人抓他的衣服，不由皱了眉，冷声道：“袭击朝廷命官，你想罪加一等吗？”

官差连忙上前将朱玉拖开，陈俨理了理衣裳：“知府大人眼里，行商之人竟然蠢至此？没有担保，对方空有承诺分文不给，就将几十个装满书版的箱子拱手让人带走，朱宝坤是傻子吗？”

“这……”知府道，“民既有冤，身为父母官就得……”

“乡野地方九品县官都知道民分刁良、冤有真假，在升堂前就先审查。可堂堂杭州六品知府居然听得喊冤就断然升堂问案，若长此以往，必助长随意兴讼起诉之刁风恶习，如此何以肃法堂？另外，杭州府衙传唤被告证人时竟连差票也没有，随意得实在有藐视国法之嫌。”

他说着朝知府走过去，因嗅到桌上茶香，陈俨微微动了一下唇角：“难道因为冬日太无趣，所以升堂喝茶打发时间吗？”

知府吓得已站了起来，却还保持着冷静：“陈大人误会了，今日只是问个情委而已，既未动刑也未偏向任何一方……至于差票，恐是衙差传唤时未注意罢了，下官定然严加管束教导。”

陈俨神情寡冷，语声虽低却有难得的压迫感：“是该好好管束，唐突冲进集会堂打断我讲学，我感到很不高兴。将我夫人传唤至此泼这种脏水，我更是不高兴。年底了，吏部的考课也不知进行得如何，知府大人还是多花点心思吧。”

他半个笑脸也没有，转过身就走到堂下，刚伸出左手试图碰到常台笙，常台笙却从他右侧握住了他的手，带他往外走。

待上了马车，沉默良久的常台笙才问了一句：“你为何会有多余的一份契书？”

“这不是很正常吗？”陈俨说得理所当然，“因契书是我拟的，钱也是我帮你付的，虽然最后署名是你，但我参与其中，于是我认为我额外留一份是应该的，何况那是你第一回在这样的事上信任我，很值得纪念。”

“所以你要随身带着吗？”

“如你所见。”陈俨说着又转头问她，“不过，你留着的那份是丢了吗？”

常台笙闷闷回：“那份昨夜被人偷了。”